

不翼而飛

獅子山楚王墓的骨骼尚存，為什麼陵山中山靖王的遺體竟然蕩然無存？

滿城漢墓中出土文物引起世人震驚的是，出土了一男一女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說其完整是因為它們當年被穿在中山靖王劉勝和其夫人竇綰屍體上以後，又被放置在棺槨中，兩千一百多年，從未被任何觸動過。而徐州獅子山上的楚王陵也發現了一套金縷玉衣，那是穿套在楚王劉戊屍體上的，但當年楚王陵被盜時，楚王被盜墓者拉出棺木，拽出金縷玉衣，把金縷玉衣拿到墓道的天井，放在堵墓道的塞石上，為的是拆下金縷玉衣上的金絲，而楚王劉戊的屍體就隨便扔在主墓室外。

令人吃驚的是當公元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被發掘開時，被盜墓者野蠻扔在一邊的劉戊的骸骨竟然是完整的，甚至連最細的肋骨也根根未朽。而幾乎和他同時代的中山靖王劉勝，因為陵墓未被盜挖，因此一切都原封未動，令人疑惑的是，穿戴整齊的被金縷玉衣從頭到尾捂得嚴嚴實實的劉勝，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發現時金縷玉衣是完整的，而裹在裏面的劉勝屍體卻「不翼而飛」，連一縷頭髮、一根遺骨、一顆牙齒都蕩然無存，以至於當年進到劉勝墓中考察的專家一開始還以為這套金縷玉衣是陪葬品。

楚王和中山靖王的兩具屍體，前後相隔不過半個多世紀，一個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個被嚴密地包裹在金縷玉衣中，為什麼反差如此之大？為什麼這麼「金玉武裝」的劉勝腐朽得幾乎一無所有，根本無法去推測他死時的年齡，他的長相，僅僅能根據金縷玉衣的長度來判斷他的身高可能在一米八左右。而赤裸裸扔在墓室之中，身上沒有一片玉的劉戊卻幾乎完整地保留了兩千多年。正因為如此，醫學科學家才根據他的頭骨和骸骨

閑話煙雨
白頭翁

把墓主人第三代楚王劉戊復原成像，並且測出他死時的年齡應在三十五至三十七歲。有比較才有鑒別，這其中究竟是為什麼？

兩千年前的盜墓人發明用牛鼻栓把墓道的塞石拉開，為什麼我們非要用黃色炸藥把世上獨一無二的墓道門炸開？

王陵的墓道如何封閉，是防止盜墓的關鍵之一。古來封閉墓道的辦法有碎石、灌砂、壘土、飛來石、倒插石、暗器等，也確有成效。我在徐州看到楚王墓被盜現場，當年楚王陵的墓道是被十六塊塞石堵住的，按四塊巨石一組成田字狀順墓道排列的，每塊塞石是幾乎成正方體的大石塊，重達五至六噸。現在我們都難以想像兩千多年前，那些造陵的工匠是怎樣把這些巨石嚴絲合縫地排列在墓道上的。

沒有什麼能擋住盜墓者做賊的腳步。他們愣是在大方巨石上鑿出牛鼻栓，像牛鼻子一樣的扣，然後串上大繩把巨石拉出來。我仔細打量了一下盜洞，雖然盜墓者把打進墓道前的天井擴大了一些，也不過八九平米大小，這麼重達五至六噸重的大石頭，沒有七八個年輕力壯的「壯勞力」是絲毫撼不動的，即使從直徑近一米的盜洞中下去那麼多「壯勞力」，下面也沒有那麼大的活動空間，因為墓道門前全部是堆滿的大小碎石塊，一不小心就會引起「石崩」，把盜墓者全部埋葬。我請教幾位專家，他們也說不明白當年盜墓者在地下是怎麼把這些巨大的巨重的塞石拉出來的，但有一點他們好像都一口肯定，光靠力氣恐怕不行，不信，現在還可以試試，那些塞石還排列在那兒，但那是憑着一種什麼「技術手段」？什麼「機械力量」？盜墓賊中確有高手！

滿城中山靖王的陵墓也是極偶然被發現的，似乎好像也是天意。（「尋找金子探索古墓」之三，標題為編者加）

如是我見
魯力

近日，關於港區國安法被某些人炒作得沸沸揚揚。有人還上書英國、美國政府與國會，要求干預香港問題。還有人因為在香港煽動暴亂，而被外國人頒發「人權獎」。此情此景，不禁讓我想起兩年前在大英博物館看到的被盜走的敦煌壁畫，還有那位引賊入室的「王道士」。敦煌文物的被盜，是中國近代學術文化史上的最大損失之一。我國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曾悲憤地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然而，放眼今日之香港，卻仍有一些「王道士」。

二十年前，我們從蘭州開了三天的車，終於來到夢寐已久的莫高窟。敦煌壁畫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共有石窟五百五十二個，有歷代壁畫五萬多平方米，是我國也是世界壁畫最多的石窟群。

在參觀這些石窟時，我們發現在許多洞窟的牆壁上開着「天窗」。這些從牆上整幅整幅被盜走的壁畫，大多是英、法、日、俄等國強盜的所為。兩年多前，當我赴倫敦公幹時，特別抽了一天時間去參觀大英博物館。該館目前擁有藏品六百多萬件，收藏了世界

維港看雲
郭一鳴

踏入六月，各大媒體頭條新聞多與港區國安法有關，基於不同定位，報道角度也各有側重，個別媒體對港區國安法極盡妖魔化，也見怪不怪。和一些新聞界同行聊天，普遍認同或理解中央推出港區國安法，的確是不推不行

，香港苦暴久矣，這是最重要的民意基礎。目前草案仍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中，預料不久將通過並予公布實施，相信任何力量包括美英施壓都無法阻止。但以香港的局面，要確保國家安全和香港長治久安，實在任重道遠。

此話怎講？可從兩方面來談。首先是港區國安法的內容和執行機制，這是目前社會上最關注的重點，社會上有爭議，有新聞界同行擔心「踩地雷」，這些不足為奇，畢竟內地和香港是兩套不同法律體系，而香港第一次名正言順實施和執行國家安全法律，是「一國兩制」的最新創舉。說白了，港區國安法本來就不在規劃之中，但形勢所迫，俗話說「殺到埋身，焗住出手」。坊間指反對派求仁得仁，確是事實。港區國安法勢在必行，更加不容有失，中央自然是成竹在胸，而香港如何配合卻是一項新挑戰，絕不是照搬港英年代政治部的做法那麼簡單。

更重要、更艱巨的工作是要培養年輕一代、提高全社會的國家安全意識。一個缺乏國家安全意識的社會，才是國家安全的最大隱憂。近日不少人談論「二次回歸」，對經歷過九七回歸的成年人來說，「二次回歸」的概念容易理解，但對九七後出生的年輕一代，「二次回歸」的說法就未必準確，而恰恰是年輕一代最需要培養國家安全意識。一些回歸後出生十幾二十歲的青少年喜歡在遊行示威時舉起港英旗幟，純粹是被洗腦所致，根源在教育，

被盜走的敦煌壁畫

各地的許多文物和圖書珍品，藏品之豐富、種類之繁多，為全世界博物館所罕見。由於空間的限制，還有大批藏品未能公開展出。

大英博物館現在收藏的中國文物多達二萬三千件，長期陳列的約有二千件，囊括了中國整個藝術類別，跨越了整個中國歷史，包括刻本、書畫、玉器、青銅器、陶器、飾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國廳的中央牆上，展示了幾十平方米的敦煌壁畫。每幅壁畫的割痕清晰可見，大英博物館總共收藏一百多幅敦煌壁畫，另外還有數以萬計的中國國寶級敦煌畫卷及經卷。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壁畫，依舊如此靚麗，可惜被英國人斯坦因連牆壁一起切割盜回了英國。

第一個來敦煌盜竊藏經洞文獻的外國盜賊是斯坦因。他原籍匈牙利，後來在英國所屬的印度政府供職，他是個考古學家，但不懂漢語。在首次前往敦煌以前，他已經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樓蘭等地許多古遺址進行過發掘，盜取了大量文物和古代寫本。之後，斯坦因從一個烏魯木齊商人那裏聽說，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數年前偶然發現了一間藏有大量古代寫本的石室。在樓蘭的發掘工作一結束，他於一九〇七年三月十六日到敦煌，到莫高窟找「王道士」。

國安和民安



◀反貪風暴系列電影《L風暴》劇照

包括學校、家庭和社會三方面的教育。在這方面，我倒是覺得當年港英的年代成立廉政公署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鑒。

當年麥理浩銜命來港，提前部署應對九七問題，其中一個重要舉措是成立廉署打擊貪污。他知道要建立一個廉潔政府，不僅需要有一套反貪法律和執法機構，更需要推動全社會建立反貪防貪意識，所以在廉署設有防止貪污處和社區關係處，與執行處並列三大部門，當中社區關係處的主要角色，就是深入社區、學校和機構，教育市民認識貪污的禍害，爭取市民支持政府反貪工作。社區關係處透過舉辦講座、展覽和廣告等形式加強宣傳，還與影視界合作製作反貪電影電視劇，一些反貪廣告語和反貪影視人物形象，幾乎婦孺皆知，至今令人記憶猶新。今天香港成為全球最廉潔城市之一，反貪倡廉成為植根社會的核心價值，是最重要的基礎。不知道日後中央在香港設立的國家安全機構，會不會考慮設立專門部門負責宣傳國家安全，深入社區學校，推動全社會的國家安全意識？

講到宣傳，比起去年特區政府推修訂逃犯條例，今次官方和建制派在港區國安法文宣方面有明顯改進，比較主動及有章

法，例如日前在全港主要報章刊登跨版廣告，解答「港區國安法二十問」，又打出「國家安全、社會安寧、民眾安全」的口號，都令普通市民較易理解接受。有機構在TVB推出「各有國安法」專題，介紹其他國家的國安法內容和相關個案，例如西班牙中央政府如何阻止國家分裂、如何以法律手段對違法推動加泰羅尼亞獨立的相關人員予以懲處，這個專題很有說服力，足以令一些喜歡拿西方國家作比較的人無話可說。連反駁反對派的歪論，也生猛有力得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回敬反對派指港區國安法草案「勾結」二字意義不清，卻經常指摘特區政府「官商勾結」，可謂連消帶打，揭穿其自相矛盾的虛偽嘴臉。

但總覺得還不夠，還不是很到位。究竟這部港區國安法對廣大市民有何關係有何意義？官方在電視做廣告說「沒有國，哪有家」，這當然正確，卻未免官腔。好朋友庚大哥在評論節目提出港區國安法實質上既是保護「一國」也是保護「兩制」，這也有道理。我認為，用最直接通俗的語言來介紹宣傳港區國安法，不妨用「國安法就是民安法」來定位，國安港安、人人平安。

關於騎車的姿勢

每次看到德國人全副武裝地騎車，把自行車座位調到最高，弓着背，背上有時候還背着個大書包。我都有點不大理解，舒舒服服挺直腰坐着騎車不是很好麼？直到一位德國朋友跟我說，在德國，人們把自行車看作是一項運動，而不是代步工具。

經常在路口，都能看到德國人是站起來騎車，並沒有坐在車座上，而腿也是在賣力地蹬踏板。全身肌肉協調地配合起來，加上一身接近專業的自行車運動服，我心服口服。的確，這是一項運動。

有一次一位國內來旅遊的朋友跟我抱怨說，原本想着騎共享單車遊柏林，不巧碰上她想取車的停車位裏只有兩三輛車，而每一輛的座位都被調到最高。她因為個子小小的，這些適合長腿德國人的自行車對她來說本來就有些高，她試了試硬是蹬不了整圈。折騰了半天車座也沒調下來，只好作罷。後來到街上發現幾乎所有人都弓着背騎車，也才恍然大悟。我安慰她說，沒事，我學車的時候手動擋教練車的離合器我也只能留半邊屁股在座位上才能踩到底。她哈哈大笑，然後很認真地跟我說：「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到底是因為德國人腿長所以自行車才高，還是因為自行車高德國人才腿長？」

柏林漫言
余逾

「你這已經是涉及到生物學問題和哲學問題的範疇了。」

「我注意觀察了一下，德國人的腿都又直又長。特別是大腿兩側的贅肉非常少。然而這兩側的脂肪從健身的角度來講是很難減的。所以我覺得這應該跟他們騎自行車的姿勢多少有些關係。」

「好像也有點道理。」

這時候我想起小朋友的同學家裏每個人都有自行車，從小騎車郊遊，既是環保又有趣的交通工具，也是他們運動的一部分。周末出去騎上一二十公里都是常事。連我以前認得一對八十多歲的教授夫婦，每隔一兩年都會到歐洲騎行半個月。這樣的自行車騎行傳統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每過一段時間不騎自行車，便會覺得少了點什麼一樣。連我們家小朋友以前在美國的時候學騎自行車，都是我們的德國鄰居教的。

我正沉浸在這些關於自行車的往事中，朋友依然饒有興趣地觀察自行車道上的人們。「對於他們這樣弓着背騎車的姿勢我仍然覺得不理解，時間久了不會有腰背的問題麼？」

「所以你沒看到他們經常也會鬆了自行車把手，手揣兜裏坐着騎車麼？」

「不過我覺得那可不是因為腰背問題，那是在耍酷。」

HK人與事
文秉懿

兩個閒人，各懷一顆閒心，在沒有閒錢的困境中，挑了一個閒日，到郊外賞花，實行低消費消遣。

朋友被迫放無薪假期，相反，我選擇放有薪假期，二人結伴踏青。雖然有地址在手，那個地方的名字陌生，不禁滿心忐忑。我們從元朗市出發，一邊走一邊向人查詢。幸好沿途一直遇到伸手相助的人，終於到達目的地。

那是一個私人經營的花園，佔地算不上寬廣。花園範圍內有房子，主人大概住在這裏。我們以為在上班日到訪，遊人會少一點，豈料放眼看去，盡是情侶、美女，擠滿花田，在驕陽下擺姿勢拍照。

付入場費五十元，可以逗留至關門。我們下午三時許到達，工作人員熱情地提出建議，先去參觀睡蓮，原來睡蓮快要睡覺了，大家要抓緊時間，否則就緣慳一面。大家都

元朗看花記

走去池塘，爭取時間拍照。老實說，停了一個地方慢慢地細心欣賞蓮花，模仿古代文人興之所至，對花吟詩，這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阻礙大家拍照。我們也舉起手機，隨便拍幾張相片，證明曾經到此一遊。

要接近蓮花，需要一點膽量。人沒有可能在水面行走，於是花園主人在水上鋪設木條，木條之間固定，讓我們走到池塘中間近距離賞蓮。走在上面覺得少許搖晃，兩旁沒有欄杆，我是一個膽小的人，平衡力差，真是一步一驚心。雖然池水甚淺，不過掉進水裏，實在是太難為情了。其實蓮花的數量並不多，花亦偏瘦，氣氛略微凋零。

花園以向日葵招徠遊客，沒有叫人失望。翠綠的叢草之中，長滿鮮黃色的向日葵。原來向日葵有兩種，一種是中間一個黃色的圓形，另外一種在這個圓形周圍有一環深咖啡色圍繞。花莖既粗壯，身量又高，一群巨人似的站得筆直，正直不卑，拒絕向惡勢力哈腰，一副雄赳赳、氣昂昂的氣派。驕眼看

去，頗有軍人肅立、守衛國土的架勢。全體花軍士面向同一方向，目標一致，表現出同心一意的精神，也許這就是「向日」。聽說這種花可以移動，追逐日光。太陽照到哪裏，它們就把頭轉向那個方向，堅持面向光明，態度積極。人，不就是要培育這種品格麼？希望我們都是顏色鮮活，綻放生命力的向日葵。

花園除了種花，還種植了水果和蔬菜。我見到有荔枝出售，大喜過望。園中還有玉米出售，我問一位女士，可有蔬菜出售？她回答有，只是工作繁忙，無暇收割，無菜可沽。本來我預備購買新鮮蔬果，結果空手而回。因尚未能外遊，朋友提議，下一回繼續本地郊遊，參觀水果園。



▲元朗向日葵花田

作者供圖